

§ 門徒 希帕索斯



510 BC，畢達哥拉斯離開政治喧囂的雅典，經過商業精算的科林斯、奢靡崩壞的西巴里斯，最終抵達一座渴望秩序的城市——克羅頓。

§ 向西之路

雅典的城牆在晨光中呈現出一種過度清晰的輪廓，彷彿每一塊石頭都在爭奪被命名的權利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回頭。

他知道，這座城正站在改變的門檻上。僭主的影子方才退去，新的秩序尚未未成形。人們談論平等、談論法、談論公民的聲音該如何被聽見，聲音重疊，節律卻未校準。

白雪與他並肩而行。她的步伐不急不徐，長久的同行讓他們之間無需確認方向。她的存在對他而言，早已不是陪伴，而是行走本身的一部分。

「你不會想念這裡嗎？」她問。

「我會記得它。」畢達哥拉斯回答，「但記得，並不意味著留下。」

白雪輕輕一笑。「雅典相信語言能創造秩序。」

「而我相信，」他說，「秩序先於語言。」

他想起兩年前的奧林匹亞。第六十七屆奧林匹克競技，來自各城的青年在同一條跑道上競逐。那裡沒有辯論，沒有拉票，只有距離與時間。勝負一旦揭曉，眾人承認，不是因為喜好，而是因為數不說謊。

「那裡讓你很安靜。」白雪說。

「是的，」他點頭，「因為那裡的德性，可以被測量。」

§ 科林斯(Corinth)

科林斯的風，帶著金屬與鹽的味道。



地峽像一枚扣環，把東與西鎖在一起。商船、貨物、訊息、流言，都在此被重新計算。畢達哥拉斯在港口停留數日，看著人們如何用數字談判命運。

白雪站在高處，看著工人把貨箱一個個搬運上船。

「這裡的人很尊敬數。」她說。

「他們尊敬的是可兌換的數。」畢達哥拉斯回答。

夜裡，他們與一位老航海者同席。那人談起西方的城市，談起義大利南岸，談起克羅頓的運動員如何在奧林匹亞屢獲桂冠。

「那是一座強健的城。」老航海者說。

「強健若無節制，」畢達哥拉斯平靜地回道，「只是延後的崩壞。」

白雪低聲說：「科林斯的數是冷的，但有效。」

「正因如此，」他說，「它適合作為通道，而非歸宿。」

§ [西巴里斯](#)(Sybaris)



再往南，土地愈發肥沃，河流愈加寬廣。然後，一切突然變得空曠。

西巴里斯的遺址靜靜躺在陽光下。河道被改過方向，水仍在流，卻不再為城服務。破碎的牆垣像被時間翻過來的樂譜，音符尚在，節奏已亡。

白雪的神情第一次顯得凝重。

「這裡曾經拒絕節制。」她說。

畢達哥拉斯蹲下身，撿起一塊陶片。其上仍殘留精緻的紋樣。

「他們不是不懂比例，」他說，「而是選擇忽視它。」

關於西巴里斯的毀滅，沿途人們說法不一。有人咒罵克羅頓的殘酷，有人譏諷西巴里斯的奢靡。畢達哥拉斯沒有加入任何一種評斷。

「失衡的城，」他說，「終究會被現實校正。」

白雪看著他。「你不為它哀悼？」

「我為人哀悼，」他回答，「為城市本身，我只記取教訓。」

他們在廢墟旁短暫停留。沒有儀式，沒有祈禱。這裡不需要哀歌，只需要被記住。

§ 克羅頓

當克羅頓的城牆出現在視野中時，空氣改變了。

這座城的線條簡潔而堅定。運動場上傳來節律一致的腳步聲，年輕人訓練時少有喧囂，呼吸與動作相互對齊。

白雪輕聲說：「這裡的身體，聽得見秩序。」

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，感受那股節律。這不是雅典的辯論，也不是科林斯的計算，更不是西巴里斯的過度，而是一種正在尋找尺度的力量。

城門的守衛看了他們一眼，沒有多問。他們的行走方式，已替他們作了介紹。

「你準備好了嗎？」白雪問。

「我準備好了，」他回答，「把完整的人生帶進城。」

她沒有再說話，只是與他並肩前行。

夕陽落在競技場的沙地上，影子拉得很長。畢達哥拉斯知道，這裡不會輕易接受他的思想。

但他也知道，若一座自稱節制的城市，無法面對已被實踐的和諧，那麼它所追求的，只是抽象的德性。

他踏入城中，心中清楚：
這趨向西之路，不是逃離，而是驗證。

白雪在他身旁，安靜而確定。

§ 南園

他們在城南停下。

那裡離主要街道有一段距離，卻仍在城牆之內。河水分出細小的支流，沿著老橄欖樹的根部緩慢流動。風不急，聲音也不多，只有偶爾傳來的腳步聲——多半是清晨前往訓練場的青年。

屋舍原本屬於一戶早年以競技聞名的家族。如今主人已老，子嗣遷往別處，只留下這片被時間放慢的土地。

石屋不大，但結構穩固。門前是一塊平整的空地，地面曾被反覆踩實，像是為了容納身體的節律。

白雪先走進去。

她沒有評價，只是站在屋內，閉上眼睛，感受光線如何從屋頂的縫隙落下。

「這裡不說話。」她說。

畢達哥拉斯點頭。「這裡會聽。」

他走到空地中央，用腳輕輕劃出一條線，又劃出第二條。線與線之間的距離恰好，不必修正。

「你一開始就打算留下來。」白雪說。

「是的。」他回答，「我不會在尚未安頓之前，談論城邦。」

她轉身看他，眼神平靜而篤定。

「那我呢？」

「你不是被安置的，」畢達哥拉斯說，「你與我一起選擇。」

白雪微微一笑，走到他身旁，把手放在他剛劃出的線旁，沒有越界。

河水的聲音在遠處低低流動。那一刻，他們都知道——這不是暫居之所，而是一個可以被城邦反覆觀看、也能承受觀看的地方。

畢達哥拉斯收回腳，線條仍在。

他們留下來了。

§ 第一個門徒

南園的門並不厚。

不是因為貧乏，而是刻意。木板保留著紋理，沒有上漆，只在長年開闔的地方顯出光滑。清晨的光斜斜落在門前的地面上，畢達哥拉斯正用腳步丈量昨夜留下的線。

白雪坐在一旁的石階上，披著薄衣，手指浸在河水引來的小渠裡。她沒有說話，但聽見了那不是猶豫的腳步。

敲門聲響起。

不急、不重，只一次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立刻回應。他站直身體，等了一息，像是在確認這聲音是否會後悔。

沒有第二聲。

他走向門前，打開。



門外站著一名年輕男子，衣著簡單，卻整潔得近乎固執。他的眼睛很亮，但不是好奇，而是一種已經想過很多次的清明。

「我叫希帕索斯。」他說，「從梅塔蓬提翁(Metapontum)來。」

畢達哥拉斯點頭，沒有邀請，也沒有拒絕。

「你來得很早。」他說。

「我不確定該不該晚。」希帕索斯回答。

這不是謙遜，而是陳述。

白雪站起身，走到畢達哥拉斯身旁。她沒有刻意看希帕索斯，卻讓自己的存在自然地進入他的視野。

希帕索斯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，隨即移開。

那一瞬沒有慾望，只有判斷完成的聲音。

「你不是來聽課的。」畢達哥拉斯說。

「是的。」希帕索斯點頭，「我不是來學你已經知道的東西。」

「那你來做什麼？」

希帕索斯沉默了一下，像是在確認門是否仍然敞開。

「來看看，」他說，「你是否能承受我尚未確定的問題。」

白雪轉頭看他，這一次，目光停留得久了一些。

「你很少用這種說法。」她說。

「因為我很少找到能用這種說法的人。」希帕索斯答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立刻回應。他轉身走回空地中央，用腳輕輕抹去昨夜留下的一條線，又重新畫了一條。

「你看到什麼？」他問。

希帕索斯沒有走進來，只站在門檻外。

「我看到你沒有把線畫成邊界。」他說，「你畫的是參考。」

白雪微微一笑。

「多數人會先問，你教什麼。」她說。

「因為多數人想知道，」希帕索斯回答，「自己是否會被保護。」

這句話落下時，空氣變得很輕。

畢達哥拉斯終於抬頭看他。

「你不需要保護？」他問。

「我需要的是，」希帕索斯說得很慢，「當比例失效時，不被要求假裝它仍然成立。」

白雪的手指在衣袖裡收緊了一下。

她看向畢達哥拉斯，沒有插話。

畢達哥拉斯沉默了很久，久到希帕索斯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該轉身離開。

「進來吧。」他終於說。

不是邀請，而是允許事情開始。

希帕索斯跨過門檻時，沒有踩在任何一條線上。

「她是你的伴侶。」他忽然說。不是疑問。

「是。」畢達哥拉斯回答。

希帕索斯點頭，像是在心中完成最後一個校正。

「那我明白了。」他說。

白雪看著他。

「你明白什麼？」她問。

希帕索斯沒有立刻回答，而是低頭看向地面，確認那些線條並未將任何人隔開。

「如果這裡會出事，」他說，「不是因為你教得太少，而是因為你們已經把答案活完了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沒有反駁。

白雪第一次露出一個不是溫和的笑。

「你走得很快。」她說。

「是的。」希帕索斯回答，「而我知道，這會有代價。」

畢達哥拉斯看著他，眼神平靜，卻比任何勸告都清楚。

「那你還留下來嗎？」他問。

希帕索斯抬頭。

「我已經進來了。」他說。

南園很安靜。

沒有誓言，沒有規則，沒有預言。

只有三個人站在清晨的光裡，而某個尚未被命名的數，第一次，沒有被拒絕。

§ 待續…